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快士傳
第十三卷 監軍忘怨釋大罪 學士詰奸省遠行

詩曰： 狹路相逢人可危，含沙暗射事堪疑。
那知度量唯賢大，又有機權見智奇。

卻說柴白珩奉差解餉，本府撥兩個公差跟隨同往。那兩個公差中，一個卻就是路小五。你道小五因何到了此地？原來他徒罪日期已滿，沒有盤費回鄉，只在沿途求乞。杜龍文逃往廣州之時，路上遇著了他，收為伴傭。及龍文做了廣州府裡貼寫書手，便扶持他充了本府的公差，改姓名為伍輅。今日恰好點著他跟隨白珩。他既改了名姓，又習了一口廣州鄉談，面上又長了些鬍鬚，白珩那裡還認得他？他卻切記舊恨在心，要在路上把白珩暗算。白珩于路曉行夜宿，每到一處，自有彼處官府送來夫役扛抬餉銀。忽一日，送來的夫役裡邊有一人，是路小五的舊相知。你道是誰？原來就是宿積。那宿積自問徒既滿之後，不知又往何處做了賊。今逃在外邊，充作民夫，前來應役。白珩一發忘記了他的面龐，全然不放在意裡。豈知路小五卻與宿積暗暗打了照會，只要算計白珩。正是：

鼠雖忘壁，壁不忘鼠。
你不記他，他卻認你。

那一日，也是合當有事，天色將晚，來到一個去處，一邊是山，一邊是溪。柴白珩正騎著馬行走，不想那馬前蹄有失，把白珩顛將下來。白珩立腳不住，一骨碌滾入溪裡。眾人都吃驚，一齊來撈救。不提防路小五與宿積趁著鬧哄裡取了一鞘銀子，奔入山凹曲寧去了。白珩在水裡掙扎起來，換了濕衣服，驚魂既定，然後查點夫役銀鞘，方知被人盜了一鞘銀子去。那時著了急，權借近山民房住下，遣人四下探尋，一時那裡尋得著？次日又盤桓了一日，白珩恐遲了限期，只得一面告知彼處縣官，著落該司巡檢差弓兵緝捕，一面且將現存餉銀先解往軍前交納。心中懷著鬼胎，十分恐懼。正是：

與賊同謀害不小，兩番失盜皆自討。
前失家銀猶且可，今失官銀怎麼了？

話分兩頭。且說董聞協同徐國公統兵至粵中，就關口紮住營寨，商議遣兵。董聞道：“目今各處調來兵卒，尚須操練一番，然後可用。況蠻兵久駐關外，養威蓄銳；我軍遠來，路途勞頓，未可便令對敵。須訓養精熟，待彼兵動時，我設法挫其銳氣，那時便成破竹之勢矣。”國公依言，便與董聞每日操演軍馬，建牙設纛，聲勢雄壯，軍威甚盛，只等糧餉接濟。柴白珩解餉到來，先付監軍道衙門投揭進謁。只見董聞冠帶著坐在上面，左右兵衛森嚴。白珩進前恭拜。董聞在公堂上，不便講論親情，一任白珩跪拜畢，把文書呈遞。董聞看文書上限期，已遲了一日，及計點餉銀，又缺了一鞘。白珩稟稱路上被盜失銀，一時不能緝獲，以致羈留違限。董聞道：“若按軍法，解餉違限，已該斬首。況餉銀有缺，一發罪重了。”白珩聽說驚慌無措，再三哀告，叩頭不已。董聞道：“縱使我饒了你，只怕國公不肯饒你。”正說間，恰好國公遣人來請董聞去議事，董聞便教白珩隨著同去。白珩捏著一把汗，進得轅門，看了恁般軍威，不覺股票。董聞與國公相見過，帶傍坐下，然後傳喚白珩上前。恭拜罷，俯伏在地。董聞代他陳訴途中失銀以致違限之故。國公聽了道：“如此違誤，當按軍法，斬首示眾。”便喝刀捫手將白珩綁起來，嚇得白珩魂不附體。董聞忙起身告道：“此人罪雖當斬，念係在下內親，還求看薄面，免其一死。”國公道：“既是先生內戚，且饒他死罪，只發去軍政司捆打罷。”董聞又告道：“他本是書生出身，吃棒不起。伏乞格外垂恩，並免其罪責。所缺餉銀，要他賠補便了。”國公道：“論軍法，本不當如此寬宥。但先生在這裡講情，只得曲從了。”便叫把白珩放了綁，交附董監軍處，責令賠納所缺餉銀，然後免罪釋放。白珩此時真個像離閻王殿前放轉來的鬼，深感董聞活命之德。當時聞其事者，把黑子白丁，按著天干地支，編成一篇言語道：

柴黑子不喜半子，並欲拋棄女子。柴白丁不識一丁，反去悔慢親丁。自道有錢，黃甲取攜而如寄。笑他沒福，青春虛度而無成。徒逞申，詈予之口；不訂丁，伐木之盟。誰知文士燃太乙之藜，光分丙夜；更兼書生嫻武子之略，胸藏甲兵。學術無窮二酉，軍法亦諳三申。拜午門而受詔，率戍卒以長征。聲靈幾遍二亥之步，風雲能遣六丁之神。不幸我生不辰，條示相逢狹路。那堪中途脫卯，旋且待罪軍門。責有所歸，難委之某甲某乙。餉無以應，怎謝夫呼癸呼庚？以彼文庫與武庫齊開，果然是戍衝辰、辰衝戌。在我仇星與煞星交會，險做了寅刑己、己刑寅。追咎選官時，不自諒丑不冠帶。多應起程日，犯著了己不遠行。午馬雖云祿乎，無奈未為羊刃。丁火今番絕矣，難言酉是長生。何期君子，曲宥僉王。特屈必申之法，思全切己之親。實緣內子而推愛，用告同寅以免刑。因之黑子留得丁男在，幸而白丁延得子孫存。早知我今朝負著數重顏甲，悔教他昔日受盡千般苦辛。

柴白珩雖然保全了性命，又免了罪責，只是這一鞘餉銀，難于追緝。欲待賠納，奈家鄉又遠，那得銀子應手？正在憂惶，且喜彼處巡檢緝獲住了一個賊人，並那鞘原銀，一齊解到軍前。董聞查點銀子，一些不缺，及問賊人姓名，方曉得是宿積，董聞笑道：“此賊牀頭之金尚然能盜，況途中之物乎？”白珩聽說，慚愧無地。董聞把宿積拷問，宿積招出路小五來。董聞使將宿積押發本處官府嚴行監禁，待拿到路小五一同正法。一面把所獲餉銀解送到國公處，查收明白，即發批回，打發白珩回任去。白珩千恩萬謝，自往廣州任所去了。

看官，你道路小五與宿積同走，如何獨是宿積被捉，路小五倒逃脫了？原來那一日二人盜了這一鞘銀子，奔入山曲中，本欲就山僻處分贓，因恐有人追尋到來，權把銀子藏在一個山洞裡，扮些泥土樹葉來遮蓋著，等待柴白珩起身去了，然後來取。不想白珩去後，本處巡檢即奉縣官之命，廣差弓兵，日夜在山中巡緝。路小五膽怯，且自躲過。宿積卻自恃有飛簷走壁的伎倆，逕潛至山洞邊，盤在一顆松樹頂上，要乘間下來取那銀子。當被鄉兵瞧見，圍住擒捉，因此被獲。巡檢將他拷訊，招出藏銀所在，所盜原銀無失。路小五聞宿積被捉，便連夜逃回廣州，躲在杜龍文家裡。龍文遂與小五計議道：“我和你都要暗算柴白珩。可恨那董監軍曲徇親情，被他脫了這場災難。如今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有個妙計在此，管教柴白珩今番斷根絕命，連董監軍也拖他下來。”小五道：“有何妙計？”龍文道：“宿積招報的是路小五名字，卻不曾說是伍輅。我把伍輅出名，寫一紙首呈。你逕北京兵部裡去，首告柴白珩誤餉當斬，董監軍受了重賄，徇私故縱。並說他按兵不動，有通番之意。這個罪名，可不把他兩個都斷送麼？”小五道：“此計甚妙！我若被他們拿獲，左右是死。今不若拖他下水，或者倒可脫罪。只是如今官府正緝拿我，路上行走不便，如何是好？”龍文道：“待我弄一個假官護封來，封了首呈，你齎著前去，只說奉本省府院差，往北京兵部投遞文書的，便沒人盤詰了。”小五道：“如此卻好。”龍文便寫起一紙首呈來，把廣東巡撫的官護封來封了。他是慣會用假印的，隨即私雕撫院關防，鈐印停當，付與路小五收好，又付與些盤費。小五收拾行囊，星夜前行，果然路上沒人盤詰。不幾日，奔至京師，才把假官封拆去，將首呈逕赴兵部衙門投遞。兵部官將那首呈上，寫著出首人“伍輅”，首為“枉法受賄通番誤國事”。中間備言柴白珩失誤軍餉，法當斬首，董聞受賄一千兩，徇私故縱；又說他按兵不動，虛耗錢糧；又捏稱他與柴白珩同謀，于某月某日密遣心腹私通番邦，其心叵測，詞中即引宿積為

證。兵部見事件重大，便將首人拿下，啟奏朝廷。天子覽奏，命該部察議。部臣議遣刑部官一員，兵部官一員，往軍中按問其事。正是：

讓問望諸君，書謗樂羊子。
從來任事難，其難有如此。

看官聽說，自古大將統兵在外，欲立大功，必須內有同心之臣，如平勃交歡，將相和調，然後做得事體。倘或人各一心，武臣才高，文臣忌之；外臣權重，內臣忌之；小臣驟升，大臣忌之；非科目而蒙超擢，科目中人又忌之，縱使欲為國家效力，其如每事制肘，如何做得？試看樂羊子之賢，猶不免謗書一篋；廉頗之勇，不免郭開之譖；樂毅連下齊七十餘城，只三城未下，猶有人說他按兵不動，致起燕王之疑；諸葛孔明鞠躬盡瘁，李嚴猶反覆其詞，召他回軍；岳鵬舉精忠報國，張俊猶嫌他出身行伍，驟然與己同列，便生嫉妒，何況其他？今董聞蒞任從征，還沒多日，事體未曾做起，便有小人將他中傷。朝中眾臣，那一個是肯替他分辨的？只有翰林學士莊文靖是他的荐主，又是他的老師，有心照顧他，因面奏天子道：“臣料董聞才略可用，決不負朝廷委托。首人之言，斷不可信。若果受賄徇私，國公何不舉劾？豈國公亦徇私耶？其不可信一也；若云按兵不動，彼身在行間者，必自有成算，且國公是主將，兵之動與不動，非董聞所得專，其不可信二也；至云遣使通番，國公耳目甚近，豈有不知之理，其不可信三也。況董聞本係國公所荐，今因一細人之語，便遣刑官鞠詢，輕董聞，即所以輕國公，恐無以作大臣敵愾之氣。如必欲按問其事，臣請御命而往，善巧訊察，庶可得其實情以邦。”天子准奏，即著莊文靖同刑部員外殷仁，押原首人伍輅，星馳赴彼，質審虛實，奏請定奪。聖旨既下，兵部便將路小五並原首呈詞交付欽差官。莊、殷二公不敢羈遲，即日起身出京。行過兩三日，那一日歇在館驛中，莊文靖忽有慌遽之狀，急傳喚首人伍輅到來，屏退左右，喚他近前密諭道：“你的原首呈帶在身邊，不想一時遺失，並也抓尋不著。今沒奈何，只得要你照前另寫一紙來，不可聲張，我自重重賞你便了。”路小五口雖答應，心中暗想道：“這首呈不是我自寫的，我只看得一遍，那裡記得？”卻又想道：“他既失了原呈，要我另寫，我就胡亂寫去，打甚麼緊？落得討他的重賞。”便取過紙筆，依稀倣佛，寫下一張來。莊文靖接上去看了，冷笑了一聲，忽然變色，拍案大怒，喝罵道：“你這大膽的奴才！原來前日首呈，不是你寫的。今日教你另寫，不但筆跡不對，且言語支離，自相背謬。你道我真個遺失了原呈麼？”一頭說、一頭袖中取出那紙原呈來，放在案上，命左右請員外殷仁過來，一同核對，果然是兩般筆跡。原呈上說董聞受賄一千兩，今卻說受賄二千；原呈說某月某日遣使通番，今寫來的月日又與前不合，真是個牛頭不對馬嘴。文靖對殷仁說道：“據此看來，明係誣首。今只須拷錄他的口供，即可回奏。不必遠赴軍中審問，致損外臣威重。”殷仁點頭道是。文靖便把伍輅嚴刑鞠問，要他供招因何誣首，係是何人指使。路小五料賴不過，只得將杜龍文指使的緣由，並自己的真名姓，杜龍文的假名姓，及私雕官印之事一一招出。正是：

杜去木傍改作土，路五顛翻為伍輅。
古董官印可假為，首人首呈難假做。

莊文靖與殷仁錄了路小五口詞，即日回京復奏其事。天子震怒，傳旨將路小五就於京師處決，又命刑部行文廣州府，將杜龍文斬首示眾。其窩藏杜龍文之人，知情不首，無應重處。當時聞者無不開心，都道莊翰林善巧方便，捷于辨奸，不惟省了遠行，又全了朝廷委任大臣之體。有幾句言語說得好：

君子容小人，小人不能怨小人；小人陷君子，君子偏能全君子。小人不能怨小人，遂至怨君子之容小人；君子偏能全君子，遂立辨小人之陷君子。小人怨君子之容小人，又復遭小人來害小人；君子辨小人之陷君子，不勞君子去鞠君子。為遭小人來害小人，反送了害小人之小人；不勞君子去鞠君子，更全了荐君子之君子。送了害小人之小人，不能害小人所首之君子以快小人；全了荐君子之君子，更能全君子所容之小人以安君子。究竟小人枉自做小人，須知君子落得為君子。

刑部行文至廣州府時，杜龍文已先被本府太守拿下了。你道為何？原來他聽了妻子言語，毆了母親，被母親告了忤逆，並說他改名逃罪之事，為此太守將他監禁在獄。正待審問，恰值部文行到，太守便把杜龍文綁付市曹，斬首正法。又即委東莞縣上丞柴白珩去搜他家裡所藏假印，搜出假印數顆。凡各衙門的印信關防，與極要緊鄉紳客宦的圖章，都私雕在家。太守看了，不覺大怒，立提吏員列天象到來，喝罵道：“奴才！杜龍文既是犯罪脫逃之人，前日來投奔你，你就該舉首。如何竟收納了他，教他改名換姓，混充了貼寫書手，又憑他私雕官印，你只是容隱？你做我衙門裡人，怎敢如此大膽玩法？”列天象頓口無辨，只顧叩頭。太守道：“你家父兄當初首告舉人袁念先，害了他全家。今日你這奴才又窩藏那誣首官府的歹人在家裡，真是個惡種。如今奉部文要把你重處，你也休想活了。”說罷喝令左右將列天象重打，遂立斃于杖下。一時廣州府裡除了兩個惡人。有好事的做下幾句判語，聽他道：

逆親之人，私造官印，不孝所以不忠；欺君之人，謀害朋友，不忠所以不恕。藏忠臣書集之袁念先，宜其有賢甥；害正人身命之列天緯，安得有賢弟？杜賊姓名雖改，國法難逃；列家種類無存，果報不爽。

且說柴白珩往杜龍文家搜取假印之時，搜出一箱書札。其中有與學師往來的手書，又有與太監府裡人往來的手筆，方曉得當初唆使學師來作對的是杜龍文所為。又曉得後來使醉漢阻他遲期，假書帖去兵馬司討出犯人，也是杜龍文所為，並不干董聞之事。白珩此時，不覺爽然自失，如夢初醒，歎道：“我一向錯認了董家妹夫，豈不可笑？他若平日如此暗算我，前日解餉時節，怎肯救我？原來以前這些事，都是杜龍文那廝的奸謀。我自恨當初不識好歹，認好人做好人，倒認歹人做好人，把董家妹夫視如寇仇，反把路小五、杜龍文二人做心腹。前日若非丁推官審出盜情，那曉得路小五不是好相識？今日若非莊翰林審出證首，又怎知杜龍文是緊對頭？我加惠于他的，倒把我謀害；我得罪于他的，倒肯替我周全。”轉展尋思，一發難得董家妹夫這般大度，這般盛德，跌足容嗟，感而泣下。正是：

小人奸險，君子寬平。
孰邪孰正，久之自明。

說話的說到這裡，不但莊翰林完結了首人公案，又使柴白珩明白了董聞心跡，已是十分快暢了。只是杜龍文與路小五兩個移名改姓的惡人都已受了惡報，復了本來面目，倒有了結局了。還有一個常更生，雖也改換了名字，卻是英雄豪傑，尚流落外方，未有歸結，不曾復得原名，還其故我。他本與董聞為結義弟兄，如今他便曉得董聞，那裡曉得他正要和他對敵。後來卻怎地相通？如何會合？看官住著，待在下慢慢說出他兩個相通、會合的機緣來。有分教：干戈隊裡，忽傳紅粉奇情；劍戟叢中，頓接裙釵芳訊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卷分解。

